

扩招语境下高职教育 内涵式发展的战略核心与治理路径

赵光峰¹, 张继明²

(1. 厦门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05; 2. 济南大学 山东 济南 250022)

摘要:在扩招语境下,要保障高职教育质量,就需要深化高职教育改革和有效治理,而内涵式发展是高职教育改革与治理的价值导向,主要包括高素质职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基于高职属性要求的办学过程优化及质量导向下高职教育结构的调整。要实现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就要坚决贯彻落实“质量型”扩招政策,优化专业课程、通识课程和创新创业课程建设,推动高职教育体系多样化建设,扩大学生成才空间。在治理上,应坚持内涵式发展导向,集中资源提升办学质量;扩大高职院校办学自主权,提升其内涵式发展能力;加强高职教育生态化建设,优化高职教育内部秩序;推动高职教育治理法治化,优化高职发展环境等。

关键词: 高职教育; 内涵式发展; 高职扩招; 治理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2614(2021)07-0116-06

DOI: 10.19903/j.cnki.cn23-1074/g.2021.07.021

2019年5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全面落实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高职扩招的要求。从2017年“两会”期间“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被写进党的十九大报告,同年8月我国高职院校首个“世界一流”建设方案获批通过,到2019年年初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将发展高职教育作为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的重要方式”,再到如今高职扩招战略全面启动,国家关于推进高职教育发展政策的层层递进表明,高职教育愈来愈被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位置。未来高职教育能否实现其价值预期,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发展质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强调高职扩招必须坚持“质量型扩招”原则^[1],但从现实来看,从生源选拔到人才培养,再到毕业生职业发展以及社会对高职的认同,现阶段我国高职教育存在显著的质量缺陷。在扩招条件下,规模与质量间的矛盾将深刻影响到高职院校的内涵式发展,尤其是教学规模与生源变化将考验高职院校能否坚守质量标准,并在质量导向下进行人才培养体系的调整。低质量的高职扩招不仅无法实现促进个人成才和国家建设的价值预期,反而会成为政府、社会以及教育的负担。在扩招背景下,协调好高职教育规模扩张与质量保障之间的矛盾,是高职教育治理的重点工作,而这需要在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视野下深入探讨。

一、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基本意蕴

高职教育作为一个教育类型,要充分发挥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价值,必须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由于长期以来高职教育发展深受诸多因素的束缚,发展质量存在某些不足,亟须在树立内涵式发展观的前提下走质量提升路线。近年来,扩招政策的启动给高职院校发展带来了较大影响,就更加需要明确其内涵式发展的价值导向,把握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内涵,有效引导新形势下高职院校质量提升战略的施行。

(一) 内涵式发展是高职教育改革的价值导向

内涵式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发展战略。理解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需要立足于三个根本点:一是遵循高等教育属性要求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二是实现高等教育要素创新和结构优化;三是培养适应新时代需求的高质量人才^[2]。从教育发展规律看,现代高等教育越来越呈现高度分化的趋势,即高等教育的角色、职能及形式从单一走向了复杂化、多元化,高等教育体系多元化已成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而高职教育正是高等教育形式分化的结果,是现代高等教育的基本形式。从高等教育的结构来看,高等教育结构优化既包括区域布局的优化、学科专业的优化、办学层次的优化,也包括在普通高等教育和高职教育间的类型优

收稿日期: 2021-02-15

基金项目: 山东省教育科学规划2020年重点项目“中国特色大学治理模式构建路径研究”(编号: 2020ZD018)。

作者简介: 赵光峰,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山东交通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职业教育招生考试制度研究; 张继明, 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特聘教授, 教育学博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理论。

化,即在两种基本教育类型之间科学配置资源,以促进二者有序竞争、协调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不同的教育服务。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而言,现代科技及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既需要研究型大学为之培养学术型、治理型精英,乃至为世界培养未来的领袖,也需要高职院校为一线生产、管理和服务输送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从以上三个角度来看,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这也意味着,现阶段我国要深化高职教育改革,落实高职规模扩招政策,推进高职教育现代化治理,必须坚持内涵式发展这一重要价值导向和原则。

(二) 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的三重含义

1. 人才的培养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旨归,故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本质在于培养出优秀的人才^[3],这是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第一重含义

高职教育是特殊的高等教育类型,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具有独特的素质结构和特征。包括:符合一线生产、管理和服务的要求,掌握熟练的技术技能,具有优秀的“工匠”品质;接受了系统的专业训练,具有较好的理论素养,从而具备一定的技术研发和技术改造能力;通过通识课程学习和专业理论学习,具有良好的思维品质、方法意识及人文素养,有利于在劳动实践中培养起优秀的职业精神,并能够逐渐形成初步的创新创业能力。一所优质的高职院校所培养的人才融合了技术技能、职业精神、人文素养和一定创造力的新型劳动者,能够创造性地适应动能转换和产业升级的需求。相比而言,传统高职院校片面强调技术掌握,而忽视劳动力素质的结构化要求,尤其是疏于理论、思维及学习能力的训练,因此其毕业生只能被动地“嵌入”社会,是一种消极而缺乏主动性的适应,最终必将随着不断的产业升级和社会进步而遭淘汰。因此,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要求基于高素质职业人才的素质结构来变革人才培养模式。在社会需求高度多样化、扩招条件下生源多样化条件下,高职院校需要建立以高质量为导向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实现不同类型高质量人才与社会职业分化间的高度匹配。

2. 高职院校必须立足于高职教育作为特殊教育类型的属性及其规律,依据职业发展来优化办学过程,这是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第二重含义

高职教育的本质属性表现在“职业性”上^[4],即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课程建设、教育教学设计、质量评价标准等均需遵循职业要求,包括社会职业分工、行业标准、职业职位规范以及具体职业领域的劳动力素质结构甚至操作规程等,都作为高职教育政策制定和高职院校办学的基本依据。在整个办学和管理过程中,高职院校与行业、产业及企业实施有机融合、有效协作,双方通过共建专业与课程、组织教学实训、联合培养双师型教师、协作实施技术研

发、开展质量保障等形式共同致力于优秀职业人才的培养。需要强调的是,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要求高职院校与产业实施深度融合,绝不意味着高职教育依附于产业,高职教育是以育人为本质的独立性行业,高职院校亦作为法定的独立法人,高职教育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自组织方式,真正意义上的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必须尊重高职教育规律及高职院校的主体性、自主性。在扩招条件下,高职院校需要加大社会教育教学资源的开发,在加大资源供给基础上更要拓展社会化资源的多样化空间,以适应学生不同的职业面向和发展需求。

3. 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要求通过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优化来实现质量、规模、结构、效益间的协调,这是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第三重含义

具体来说,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意味着高职教育区域布局、专业布局、人才培养规模和层次布局的合理化,主要是指高职教育资源的配置契合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区域特色产业发展的需要,构成一个生态化的高职教育体系。在微观层面,高职院校同样依据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来设置专业,建设特色专业和课程,并在科学规划基础上按专业确定招生规模;对于社会需求较大、发展具有持续性而且具备良好发展基础的专业,适时提升办学层次或人才培养层次,通过更高层次的技术和人才服务来推进社会发展,进而带动学校办学层次和质量的跃升。传统的高职教育发展模式由于过于追求规模效益,导致资源与效益、办学能力与办学质量间的矛盾,急需以政府为中心的高职治理主体改进治理方式,优化高职发展环境。这也意味着,高职扩招必然要以质量为导向,以结构优化为基础,正确处理好规模与效益间的关系。扩招意味着高职教育规模将持续扩大,这就更加要求处理好规模与质量、结构与效益间的关系。

二、推进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核心工程

扩招既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反映着国家的政策导向,因此在扩招中应谨防过度追求政策效应或传统意义上的绩效提升,忽略地区发展需求及院校发展能力。同时也要避免重回规模战略时代的办学模式,以降低人才培养标准为代价换取规模效益,这就要求高职院校以内涵式发展理念为指导,协调生源多元化同专业建设、课程建设间的关系。而且,应进一步思考如何为学生扩大发展空间,提升高职院校社会声誉和高职学生的就学满意度,而这又需要优化高职教育结构,甚至需要国家及地方政府加强整个高等教育的系统化调整,强化职业教育体系的独立性、类型化发展。

(一) 严格遵循质量导向,实施质量型扩招

高职教育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本质上也就是要走质量提

升之路。在影响学校人才培养水平的复杂因素中,生源是重要因素。在扩招背景下,高职院校能否通过科学有效的学生测量与评价机制选拔到优质生源,直接决定着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5]。因此,当下高职扩招必须落实“质量型”扩招政策。

1. 科学、严格地选拔生源

高职扩招绝非放低质量和效率标准而片面追求教育机会的增加,高职扩招要为更多青年人提供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同时也为高职教育、高职院校发展创造契机,质量型扩招的首义就是生源与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学校办学条件相契合。高职院校的生源选拔机制必须走向专业化,无论是标准化测验,还是质性选拔,考生的测评和招录机制必须反映高职教育内在要求,所选拔的生源在文化基础、知识与能力、素质结构及职业倾向上符合高职教育的标准,而高职院校能够立足于自身的专业与课程、教学和训练来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为其未来职业发展奠定必备基础。基于此,未来高职教育的招考体系应最终走向独立化,即独立于普通高等教育体系,摆脱统一高考制度的限制。笔者认为,未来高职生源选拔应统一以春季高考来考查考生的基本知识和能力状况,在此基础上探索建立职业能力测验机制,在政府宏观指导下由招生学校和社会专业机构协同实施职业能力测验,从而选拔出合适的生源。

2. 高职扩招应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高职院校自身发展的需求相结合

一方面,合理投放高职院校招生及扩招名额。高职扩招名额的投放、分配不应过度强调其资源和利益分配的作用,从而一味地追求公平或均衡,而应以提升效率为导向,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量、区域高职教育发展的能力和潜力为依据,有差别地分配扩招名额。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应结合自身办学条件制订招生方案。对于政府来说,需要在对高职院校的办学条件、办学水平进行评估的基础上来确定其是否扩招以及扩招的幅度,同时也避免部分办学水平不高的高职院校盲目争取扩招名额。当然,高职院校也有权就此与主管部门进行协商,在合理评估自身办学能力及未来发展规划的基础上提出合适的扩招方案。扩招的高职院校同样要立足于基层培养单位的专业类型、容量、发展前景及人才培养能力的现状,合理配置扩招名额,而不应搞平均主义或“一刀切”。高职扩招只有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及高职院校自身的发展需求结合起来,增量的价值才能得到最大化的发掘。

(二) 以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为导向,优化课程体系

1. 以培育职业技能为导向,强化专业课程建设

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使其获得职业准入资格,是高职教育的首要责任,而职业技能的培养主要依托于专业课程的实

施,因此加强专业课程建设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之要务。目前,我国高职教育的专业课程建设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在强调技术技能训练的同时,忽略了专业理论的体系建设及其教学,导致学生理论和技术失衡,而理论素养的匮乏则限制了学生学习能力和改进技术、研发新技术的能力的发展,因此高职院校在专业课程建设中必须重视专业理论的设计和教学;二是在专业课程建设中,校企合作品质较低,主要是企业缺乏参与课程建设的积极性,而缺乏企业有效参与的高职课程显然难以更好地适应职业人才对技术技能的要求^[6]。本研究认为,解决高职院校产业资源匮乏的途径之一,就是高职院校建设企业化的实习实训基地,或者说高职院校立足自身专业和人力条件注册企业从事生产,以此作为课程建设和实训教学的载体。高职院校要处理好办学和办企业间的关系,要避免市场风险,可以通过托管、聘请职业经理人等方式实施企业管理。当然,其间存在复杂的法律、利益关系,需要进行系统研究和妥善安排。另外,也可以探索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甚至兴办职业院校的发展模式,以克服校企合作困境,增强高职教育专业课程建设的能力与品质,当然前提是教育主管部门、工商管理部门等加强资质评估和监管等,保障教育秩序。

2. 以强化综合素养为导向,重视通识课程建设

高职教育有其特殊性,但其本质是教育,关注人的持续发展理应作为高职教育的终极价值,而不可陷入“制器而非育人”的误区。这意味着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优秀综合素质的职业人才,高职院校应以此为导向来加强通识课程建设。通识课程的实施确保学生接受必备的人文与科学教育,在价值观、道德与文化、科学思维和方法、公民素质等方面获得较好训练。而就业力理论表明,以上素质维度对于提升个体的就业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的作用甚至要高于专业技能本身,是个体形成就业和职业发展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基础^[7]。从这个角度而言,即使高职院校是以职业型人才培养为导向、以职业技能训练为主要教学内容,也需要重视通识教育,培养学生的“一般能力”,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形成“关键能力”。从现实看,高职院校普遍将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对立起来,淡化甚至忽略通识教育,所培养的学生虽然具有职业技能,但缺乏必要的“职业素养”,尤其是学习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而这恰恰是用人单位所看重的。在经济转型中,新型产业对劳动者综合素养的要求会更高,对于高职院校来说,通识课程建设的意义更加不言而喻。当然,高职院校通识课程有其独特性,即与高职教育的职业性属性密切相关,其与普通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通识教育有着差异性,而这需要进一步在理论与实践上加强探索。

3. 以培育创业能力为导向,推进创业课程建设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是我国高校共同的责任,但如果说普

通高校更应重视创新教育,那么高职院校则更应强化创业教育。在工业化时代,高校毕业生“嵌入式”就业,一技之长与职业和岗位需求相契合,而劳动力素质结构相对封闭和固化,但在创新驱动时代,产业升级、技术更新日渐成为常态,职业、工种、岗位等的升级、嬗变、淘汰要求劳动者必须具有创造性适应力,否则就会丧失基本的就业机会。高职院校以培养一线职业人才为己任,必须意识到创业力培养已是当务之急,为此就需要强化创业课程建设,提高创业教育能力。在此,“创业”是一个宽泛概念,除了诸如创办企业等一般性含义以外,还应该包括通过改进生产流程和技术、创造发明专利、优化管理模式等方式来提高工作效率、增加组织收益等^[8]。高职院校的创业课程建设首先应加强“创业学”理论型课程的设计与教学,让学生从理念和理论上了解创业;在此基础上,应更加重视创业实训课程建设,为学生提供创业实践的条件,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内化创业理论,感悟和掌握创业规律,获得和增强创业实战能力。

(三) 推进高职教育系统化建设 扩大学生发展空间

高职教育面向多样复杂的社会分工、职业形式及岗位需求,因此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规划和学习需求高度多样化。随着高职扩招的推进,社会生源将是高职院校的重要生源构成,高职院校生源将更加多样化,学生知识和能力基础、职业和人生规划、学习的目标及方式等都将出现较大差异。显然,高职院校以统一化、标准化为特征的教学和管理传统无法适应高职扩招及未来高职教育发展的变化趋势,而只有以学生发展为依据,采取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教学与服务模式,才能真正实现内涵式发展。质言之,以学生多样化需求为依据,构建多元化的高职教育体系,也就是要构建一个以生为本、机制灵活和服务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这是实现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基础。具体来说,应确立多样化人才培养目标,依此动态化调整专业目录,进而推出不同的课程设计,以适应学生学习目标的多样化;在教学方式上,为适应学生不同的修业方式、差异化的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应采用分类、分层、分段、分时的教学模式,确保学生学业效益;在学生评价上,应以发展性评价为基础,采用多元综合评价、个体内差异评价等方式引导和激励学生加大学习投入;在强调差异的条件下,应实施有限弹性学制,允许部分学生适当延长修业年限。需要阐明的是,强调高职教育管理和评价的多元化、差异化,并非质量标准的多层化,而是按照学生群体类型来探索质量评价标准的多类型化,在每个类型范畴内,都应以高质量培养为基本原则,以符合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质量标准。

传统的高职主要以专科层次为主,这不仅是对高职学生发展可能性的束缚,还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将高职毕业生置于不利位置,而且从知识分类的角度而言,高职教育体系建

构以应用性知识为逻辑起点,而“应用的知识”本质上是知识体系的一个类型,而非“发现的知识”的附庸,从这个角度而言,高职仅仅限于专科层次在很大程度上是特殊的体制安排,而非规律的必然。因此,从现实和知识生产规律两个角度来说,突破专科层次限制,发展本科层次乃至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具有必要性。2019年上半年,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等15所高职院校升级为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开始积极启动本科层次高职教育的探索,高职教育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为高职学生成长拓展了空间。随着高职教育专业建设、技术研发、学生培养及治理机制的不断完善,我国可以借鉴国际上应用技术型高等教育发展经验,继续探索研究生层次的高职教育,不断增强高职教育体系的独立性、完整性、生态性,以进一步优化高职学生的学历水平、职业能力和综合素养。在高职教育体系不断完善过程中,应当与普通高等教育体系建立起“立交桥”式衔接关系,除了职教、普教系统学生相互流动以外,高职院校与普通本科高校合作办学,培养四年制高职教育本科人才,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路径选择^[9]。笔者认为,在国家推动地方本科高校转型背景下,部分应用科技大学将逐渐融入高职教育体系中,实施高层次高职教育,这有利于优化高等教育整体结构,从本质上讲这也是由应用性知识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完善的双重逻辑决定的。

三、基于内涵式发展的高职教育治理路径

承上所述,只有切实推动高职教育发展的一系列核心工程有效实施,才能实现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但受制于特殊的制度环境、传统文化与思维定式及高职教育发展基础等主客观条件,核心工程的推进面临着诸多障碍,这就需要通过加强治理,为其创设相宜的内外部环境。

(一) 以内涵式发展为导向 集中资源改进人才培养质量

长期以来,高职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除了受外部条件束缚以外,根源在于自身质量问题,如校企合作不畅、生源水平不高及社会缺乏积极认同等,这又导致高职教育丧失质量提升的基础。因此,对于高职院校而言,要走出这种恶性循环的困境,并不在于穷尽所能地把学生招到学校或者借扩招之机扩大生源,从而获得政府财政拨款,试图“以生养校”,也不在于制造出漂亮的就业率数据,因为毕业生就业质量和未来职业发展质量才是吸引潜在生源的硬实力,而在于重塑教育观,以促进学生发展、为学生在未来实现职业成功和生活幸福做好准备为出发点,在专业和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学生管理以及就业和创业服务等各环节践行以生为本理念^[10],在资源配置、校企合作、专业调整、师资建设、绩效评价等各领域做好质量保障,构建起高素质职业人才培养体系。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学生能够不断增强对

职业教育、学校和专业的认同感,进而自觉积极投入学习和训练,从而深刻体验到学业获得感,建立起对未来职业的自信和愿景,并最终转化为就业力和职业发展能力。概言之,高职院校只有坚持内涵式发展,集中资源构建优质人才培养体系,能够为经济社会进步尤其是当下的产业升级和动能转换输送高质量的职业人才,才能持续获得政府以及社会的认同与投入,从而走向良性循环。也只有在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能力不断增强的前提下,高职扩招才会实现高职教育的价值增值,扩招本身才是有意义的。

(二) 扩大高职院校办学自主权,提升内涵式发展能力

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办学资源、质量评价等都以外部资源或外部需求为重要依据,这是高职教育的基本特征。这意味着,高职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必须根据科技驱动下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动能转换的趋势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新需求,进行专业的动态调整、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及管理制度的革新等,唯有如此,高职院校才能为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提供有价值的技术和人才服务。高职院校能否真正面向社会需求办学,能否敏锐地捕捉到产业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进而及时更新人才培养体系,在动态优化中持续增强服务能力,在根本上取决于高职院校是否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法人权,能否依法充分自主办学。相对于普通高校而言,职业性作为高职教育的本质属性,决定着面向社会自主办学是高职院校更加直接和迫切的要求。在扩招条件下,面对高度多样化的学生发展基础和诉求,高职院校要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以满足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必然要在专业建设、课程开发、学生评价与管理、校地合作等方面突破传统管理模式的束缚,创新管理与服务机制,建立更加契合产业和人才市场新变化新需求、彰显个性化与特色化的人才培养体系,而这又要求高职院校具备足够的自主权。从现实来看,高职院校的招生计划、专业布局、质量评价、资源分配、人事任免等过多地受制于政府,表现出较强的行政化取向^[11]。这既阻碍了高职院校与产业间的深度融合,也束缚了高职院校向创业型组织转变的可能,由此高职院校也就难以通过组织和管理创新来提升自身的人才培养、社会参与及市场服务的能力。总之,保障高职院校独立法人权利,扩大其办学自主权,正是实现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必要前提。

(三) 加强高职教育生态化建设,优化高职教育内部秩序

随着扩招的持续推进,高职院校要为学生提供多元开放的成长空间,开发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资源,而坚守质量标准,提高人才培养重心,扩大优质资源供给能力,都是值得深入探索的重要方向,从根本上说,需要加强高职教育生态化建设,促使高职教育形成完整、耦合的内部秩序。高职教育生态化也即高职教育的发展贯穿“职业性”之本质与规律,并

依据社会分工和职业发展趋势来动态调整人才培养模式,从而实现与外部环境间的有机交流、有效协作。高职教育要实现生态化发展,需要与普通高等教育分别立足不同的社会需求,按各自规律来运行,为此就需要政府切实做好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其一,在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背景下,高职院校与应用技术型高校在办学定位上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因此未来我国需要在明确应用技术型高校角色与职能,厘清其与高职教育系统的关系的基础上,重新构建高等教育分类框架。其二,高职教育独立化发展是一个趋势,探索四年制高职院校升格为职业技术大学都反映了这种趋势,也有学者提出,高职教育层次上移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人才需求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可作为高职教育未来发展的研究生教育层次^[12],那么高职专科、本科乃至研究生教育不同层次在人才培养定位、人才培养模式上需要明确区分,并依据产业与市场需求而进行动态优化,是高职结构优化、实现生态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其三,高职扩招必须处理好规模与质量间的关系,为此需要鼓励办学水平高的民办高职院校参与扩招,避免公立高职院校在扩招中体量过大而难以协调与质量间的冲突,而这就需要为民办高职院校提供适宜的发展环境,在公立高职院校与民办高职院校之间形成良好的竞争合作关系。其四,真正将“建成一批世界一流的职业院校和骨干专业”^[13]的号召落到实处,通过一批卓越高职院校的建设和引领,形成高职教育系统内有序竞争、持续提升办学实力的良好秩序。

(四) 推动高职教育治理法治化,优化高职教育发展环境

就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现状看,环境构成了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制约因素,环境优化是高职教育治理的重要内容,而治理的必要手段就是走法治化道路^[14],包括修订《劳动法》《合同法》等对劳动力市场具有直接影响的法律法规,修订《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或制定专门的《高等职业教育法》,通过法治的力量来引导以高职院校为中心的各利益相关主体协同创建优质高职教育体系。具体来说,其一,在法律法规中明确高职教育作为一个教育类型而非教育层次,明确高职教育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职责,明确国家和各级政府在高职教育发展中宏观管理、资源投入、质量保障等方面的责任,明确高职院校依法享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及其办学自主权。其二,明确高职教育的质量标准和质量保障制度,建立起以市场为主体的质量认证和评价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高职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明确政府宏观治理的角色、职责和方式,同时强化高职院校的质量意识、质量责任。其三,在法律法规中明确企事业单位以适当方式参与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或校企合作的责任以及相应的权利,明确政府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中引导、协调、服务及激励约束的权力和责任,推动校地(企)合作、产教融

合等得到有效落实。其四,依法整顿规范劳动力市场,消除劳动力聘用中的学历歧视、出身(毕业院校层次和类型)歧视等现象;完善职业资格制度和相应的资格认证制度,建立科学、规范、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保障包括高职毕业生在内的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毕业生获得充分而公平的就业和职业发展机会。其五,高职院校强化章程建设,要依据新形势下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需求,在学生学业评价、毕业标准与考核、学制规则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以适应多样化的学生发展需求。

参考文献:

- [1]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Z].教职成(2019)12号.
- [2]睦依凡.引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高等教育研究适逢其时的责任[J].中国高教研究,2018(8):10-14.
- [3]薛峰,等.基于高职扩招背景下的高职院校转型发展[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9(8):94-97.
- [4]刘晶晶和震.“双高计划”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的建设预期与推进策略[J].现代教育管理,2020(1):115-122.
- [5]陈鹏.供给侧视角下职业教育生源的早期培育研究[J].江苏高教,2018(2):85-89.
- [6]马永红.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教育动力机制研究——基于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视角[J].高教探索,2018(3):5-13.
- [7]景安磊.世界大学生“就业力”评价的发展背景、特点和趋势[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6(3):83-88.
- [8]王洪才,刘隽颖.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核心·难点·突破点[J].中国高等教育,2017(Z2):63-65.
- [9]浙江试点四年制高等职业教育[N].中国青年报,2015-04-06(4).
- [10]陈正江.从示范到优质:我国高职教育发展政策演进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9(2):71-73.
- [11]刘敏,阮李全.论高职院校办学自主权及其回归[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3(1):39-43.
- [12]肖凤翔,连晓庆.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实践逻辑及其改革策略[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2(9):36-40.
- [13]国务院关于加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Z].国发(2014)19号.
- [14]欧阳恩剑,胡劲松.我国职业教育法治化的路径选择[J].高教探索,2018(1):93-98.

Essential Strategies& Governance Path of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ontext of Enrollment Expansion

ZHAO Guang-feng¹ ZHANG Ji-ming²

(1.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2.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250022,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enrollment expansion, it is of much necessity to deepen the reform and effective supporting governance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owever,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can be said to be a better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reform and governance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mainly including constructing a series of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talents training modes, as well as optimizing a string of school-running processes based higher vocational properties and requirements and the current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tructure driven by actual education quality. For purpose of realizing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t's necessary to strictly follow and implement a new round of "Quality-oriented" enrollment expansion policies, optimize the existing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construct general curriculum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nes, promote overall diversified construction of the existing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s well as expand the current students cultivating space. In terms of governance,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said orientation of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concentrate all the resource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running quality, expand the running autonomy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enhance their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At the same time, strengthening constant constr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system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optimizing the internal order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pushing the legitimacy proces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governance and constantly optimizing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ing environment are also highly recommended.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Higher Vocational Expansion; Governance